

徐策 童舒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昭關

西津渡

徐策 童舒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津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津渡/徐策,童舒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9

ISBN 7-5399-2261-3

I. 西... II. ①徐...②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0226 号

- | | |
|------|---|
| 书 名 | 西津渡 |
| 著 者 | 徐 策 童 舒 |
| 责任编辑 | 孙金荣 |
| 责任校对 | 薛 亮 |
| 责任监制 | 胡小河 张莘莘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印 刷 | 南京京新印刷厂 |
| 照 排 |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20 万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5399-2261-3/I·2134 |
| 定 价 | 25.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午时阳光从绿团团云台山顶泻下，寂然无声照在灰色发亮瓦脊上，仿佛连风吹的声音都被太阳蒸发。不远处观音洞香炉风铃叮当作响，伴着淡淡香火味飘来，衬出西津渡老街古朴、宁静。“金陵渡”楼下，一对来旅游的情侣在路中央忘情地接吻拥抱。坐在花坛边小憩的男孩，旁若无人地把手伸进在一边站着的女友薄透的衬衣，在女孩的胸罩中尽情拿捏把玩。“共渡慈航”券门下，一个小女孩追上一个听 MP3 行走的小男孩，把什么东西往他兜里一塞，扭腰羞怯跑开……

一切仿佛梦中，似梦又不像梦。

这条老街中段北侧一座两层老宅前，一位耄耋老人蜷缩在同样老旧的藤椅中，似醒似睡，由一只小黄狗伴着，在面对峻峭空灵的云台山晒太阳。越来越多的行人丝毫不与他相干，只有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让他骤醒。猛睁开眼，佝偻着的身子几乎从藤椅中弹出。他准确地接过邮递员飞车扔下的《京江晚报》，一眼看到头版右下角的这条消息——

“本报讯：在日前进行的西津渡古街建设中，在湮灭多年的铁柱洞前挖掘出一具女性骨架。遗骨埋在洞前一棵异常繁茂的女贞树下，没有棺木，没有衣服残片，只在胸骨处发现一串粗重的金脚链。令人惊异的是，出土时呈乳白色的尸骨，一经与空气接触，很

快在骨骼表面长出一层绿色的青苔。专家解释说是土里缺氧，骨骼中原本异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受抑制，出土遇空气后才立刻长出青苔。由此推断该女子生前生活非常优裕。据法医初步鉴定认为，骨架埋前已遭肢解，但无法断定发生在死前还是死后。警方已介入此案，希望有关知情人提供线索。据文管会有关人士考证后认为，尸骨可能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镇江沦陷前，与当时轰动一时的系列杀人分尸奇案有关……”

“她烂了，还是烂了……”老人顿时老泪纵横，用衣襟将厚重的眼镜片擦干，重新戴上，越过眼前近一个世纪前留下的老房子，向云台山北麓的铁柱洞望去。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仿佛回到七十年前……

姬重华是在大考后的猛睡中被吵醒的。

这是礼拜天中午。不像平日邻居只是无声地溜巷，门外突然嘈杂的说话、脚步声，像压顶的云台山又发生了地震滑坡，让睡梦中的他本能地惊起，揉眼向窗外望。

哥哥姬重庆匆匆回来，隔着屋子讲什么，出门后又回床前说：“山那头白人公墓发现一具裸体女尸，只有中间一段身子放在箱子里，都赶去看了。”说完匆匆赶去。在床上睡了一上午昏头昏脑的姬重华一骨碌下床，出门看见痴迷于福尔摩斯探案的同学杨森，拉起他一路小跑追去。

西津渡街位于省会镇江西北，云台山腰眼。三国时为军港，唐代始为南北通津，鸦片战争后成为由海入江的“第一商埠”、“洋货内运的最大口岸”。自古“层楼池地出，飞阁丽天空”，虽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火摧毁，这几年已逐步恢复店铺林立，变成两层砖木结构的民国风格。因民国初年由上海营造商统一建造，故颇具上海里弄特色，基本是前店后作，或者楼上居住，楼下小店小铺。只有临近昭关石塔一段，仍是飞檐雕花特色，一律漆成丹红色。在沿街往南弯的店铺之间，窄窄地夹一条宽约五六尺的青石板路，板面清晰留着近千年岁月留下的车辙印。行走其间，两边低矮的屋檐，直压到头上，几乎伸手能揭到瓦片。往上看是壁立的云台山东北

坡，使千年古街，只露出一线天。

杨森跑得飞快，木拖鞋在青条石的巷道上啪啪作响，终压不住赶庙会似的满街议论。杨森是出名的汗脚，被同学戏称“天下第一臭脚”，回家就穿拖鞋透气，让对门住的姬重华已闻臭不臭。

省城人见识多，只不过西津渡街一带远离市中心，又一向民风古朴，鲜有命案发生，才一有风吹草动人们便趋之若鹜。

姬重华揉着惺忪睡眼赶路，走过“观音洞”、“普陀岩”，下坡就到伯先路。初夏的阳光照耀着洋红色的原英、美领事馆，异常的华美亮丽。相比之下国父孙中山多次来看过老乡的广肇公所，显得灰暗许多，大门总紧闭地像在蕴育着阴谋。走过为纪念“辛亥上将军”赵声新建的伯先公园，就上了京畿岭。到镇江红万字会大楼边，正要上山时，耳畔响起清脆的人力车铃声，回头一看他顿时呆若木鸡。

人力车上端坐一位白皙女孩。十五六岁模样，却不像他印象中这年龄女孩那么又黑又瘦，像开水都泡不开的黑橄榄。她本身已亮丽得令人炫目，偏还跷起二郎腿，让很少人穿得起的红色化学拖鞋鞋跟牵拉，带高跟的时髦拖鞋，更衬得她挂着两串金灿灿脚链的玲珑小脚白嫩丰盈，珠圆玉润。姬重华刹那间心头爬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瘙痒，一团渴望的烈焰在胸中升腾，想从喉咙喷薄而出。

她也来看热闹，他谦卑而本能地往后蹙，赶紧给她让道。她不客气，下车就款款地往山上走。

山上叫“牛皮坡”的小巷顶处，已聚集很多人，在一片翠绿的岗坡地上围观着。看见这阳光照耀下异常白皙的女孩，有人脱口惊叫：“慕容楚楚来了。”

姬重华听过这名，再不敢跟在后。他往人多的地方去，往一帮不大不小的孩子中钻。他以往很少来这里，因为是坟场，更因为附

近有家叫“苦儿院”的小学，由基督教会创办。凡在孤儿院长大或在江上遇险被救生会收留的孤儿，到学龄都安排上这家小学。附近人家孩子很少来玩，怕被疑为孤儿触霉头。

他借着人气过来，也是想看 he 崇拜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母亲和弟弟的墓，就葬在眼前的“白人公墓”。省会报纸多，又紧挨首都南京，国外昨天发生的事，今天这里就知道。特别是省党部主办的《苏报》，让所有学校每班订一份。没什么好看，只是副刊的名家散文和连载小说姬重华还爱看，知道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战斗中的天使》、《大地》在美国和世界文坛热卖。赛珍珠从小生活在镇江，大学毕业后又从美国回到镇江崇实女中教书。姬重华妈妈也在这所教会学校教书，卫立煌将军的夫人朱韵衡和赛珍珠一起教英文。只是妈妈车祸去世，让爸爸遗憾没能跟卫立煌搭上线，为自己在官场上谋份差。赛珍珠以在镇江十五年生活经历创作的长篇巨著《大地三部曲》，特别是和徐志摩的种种绯闻，让做作家梦的姬重华早想来瞻仰一下赛珍珠母亲的墓。

现场被警察用麻绳远远隔开，绳外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连树叉都猴上不少大男孩。

“第三个被分尸的女孩吧？——我算过了，隔两月的头一个礼拜天晚上，总要死一个，被大卸八块。”

“还真是，一天都不差，这杀人犯真是猖狂透顶。”

“警察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姬重华挤到里面，看到那只开了盖的柳条箱，一团雪白的女人胴体塞满了整个箱子，引人注意的是胸前几颗黑痣，看上去异常明显清晰。一边大人议论说，从尸块上看死者相当年轻，非常漂亮，肯定没结过婚，顶多十七八岁……很快他注意力被垫在尸块旁的一沓宣纸吸引，学校演出时常用这纸做绢花，上面沾了鲜血后，像

颜料似的被濡染成一幅色彩鲜艳的花鸟富贵图。他凭直觉凶手是画家。

警察过来把柳条箱盖上，让大家在附近杂树和坟堆中找女尸的头颅、四肢，找到有重赏。大家一哄而散，他跟着满山遍野找寻起来。

姬重华找财宝有一套，从小跟哥哥到义冢找铜钱玩。这种用砖砌穹顶，只露一个小门的义冢，葬的多是救生会在江上捞起的无主尸，及“苦儿院”病死的孩子。收尸后芦席一裹送义冢。义冢砌得很大，俗称“万人坑”。

据说一千多年前西津渡刚有义渡时，救一名落水者奖一根金条；后来救下活人奖六两银子，捞上死尸奖三两；到现在越奖越少，最少时只奖几文钱，还死人活人一样。

姬重华蹲到一座义冢门前往里看，大抵是散乱的芦席和棺材板，夹杂嶙峋的骷髅架。门口往往会有些铜钱，是善士祭奠无主尸时撒下。时间长了，金黄中夹杂棕绿色铜锈，不乏康熙、乾隆年的，杨森找到过几枚，品相相当不错。哥哥听谁说过，大多是不值钱的“宝泉”、“宝源”之类，捡来用布头缝起，插上大公鸡屁股上的漂亮羽毛当毽子踢。至于钱文清晰的宣德通宝，也有人发现过，赚了大钱。他想起来了，哥哥就是听这位叫“慕容楚楚”的女同学说的。

“姬重庆——”有人喊哥哥，声音清脆悦耳。姬重华赶紧看，果然是戴金脚链的漂亮女孩，两眼亮晶晶地冲这里望。慕容楚楚与哥哥是润商小学同学，镇江有名的古玩店老板慕容荪的女公子。

姬重庆不在意她，只是哼一声作答应。她凑过来，一边用同样白得与众不同的小手打凉棚，一边皱起很浓很细的乌眉说：“晒死了晒死了，早不会有值钱的铜板剩下了，更别说找到膀子、大腿领赏了。”

“好玩呗，谁想发这种晦气财。”姬重庆漫不经心地冲她。

她不介意，只是站在树下看，没话找话说：“这边树比你们西津渡树长得高，好像高很多哦？”

“那当然，南边阳光足，树也长得好。”姬重华忍不住插嘴。

她扭头一看，笑起来了：“一看就你们姬家人，哥俩一个模子，白白净净、清清秀秀！”

姬重华咧嘴一笑，让哥哥不得不解释：“我弟比我爱读书，最想像赛珍珠那样当作家……”

“你只想当桥梁专家，像茅以升那样？”她接口一句，“想在西津渡和瓜洲间造一座大桥，叫‘西瓜大桥’？——茅以升正在杭州钱塘江上造大桥，想不想去看啊？”

姬重庆笑了笑，把脸扭向远处郁郁葱葱的南山。

她笑看兄弟俩，一指眼前松树说：“树长得好也是坟墓多。——唉，让一具具尸体在墓里烂了真可惜，营养都白白地蒸发。西藏有一种天葬，把尸体切成一块块喂鸟。我看还浪费，不如用刀斩成几段埋树下做肥料，树会长得很高大很繁茂。”见姬重华惊讶得合不拢嘴，细加解释说：“我养过一只猫，死后就埋在院里的树下，结果树长得特别旺，都说上足了肥。我觉得大家死后都没必要花钱买棺材，统统埋树底，给树做肥料，作为一种‘新生活运动’来推广！”

姬重华听了新鲜，目光无意中落到她挂着金脚链的美脚，感觉她脚掌上足了肥。哥哥说她家很有钱，天天办宴席，难怪会长得这样白白胖胖。不像自己，昨天还被邻居姚兰的妈妈挖苦说“长僵了”。——就因“九·一八事变”，国人抵制日货，父亲原做事的日本华侨经营的燧生火柴厂打烊，只好临时在上海家庭工业社无敌牌镇江分厂谋份差，聊补家用。家里几个月才吃到几根肉丝。

日头太毒，大家没兴趣找寻，只有杨森愿留下来研究破案线索，说关键是找到女尸头颅。他小眼睛已盯上由坟地向东一溜远去的小洞，像枯水的河边藏有黄鳝的“长鱼洞”。细看洞不深，跟慕容楚楚的高跟鞋跟差不多。凶手不会是女人吧？姬重华见她认真地打量杨森，不由拿杨森打趣：“你把奶糖研究出结果再说吧。”

“杨森凡事要研究——起初还以为奶糖里糖越多越好，研究后发现，全然不是这回事。”姬重庆笑着向慕容楚楚解释。他跟弟弟一样，从没吃过奶糖，想想都直咽口水。

“你们不懂，罪犯和每个人一样，在地上行走，就可能留下脚印。只是每个人脚不一样，脚掌有长短肥瘦之分，脚背有高低之分，有的人走路脚尖朝里斜，有的人走路脚尖朝外斜。还有鞋的区别，像这一串洞，像高跟鞋的鞋跟印，又好像粗了点……”

杨森陷入福尔摩斯似的推理中，不计较他们的讥讽揶揄，只是跟着地上那串尖硬东西扎出的洞走。姬重华跟着看，地上不止这一串奇怪的鞋印，还包括几行草鞋印，在雨后翻耕过的菜地一直向伯先路方向延伸，越近伯先路，凹印越多，有的还压在赤脚印上。从伯先公园后墙一路下去，是西洋建筑的蒋怀仁诊所侧门，下去即人来人往的伯先路。姬重华心说这下脚印没了吧，蒋怀仁诊所可是蒋委员长到镇江时三次下榻处。诊所对面那座没窗户并大门紧闭的广肇公所，即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多次来看他广东同乡时的住处。姬重华听父亲说过，伯先路跟宋元风格的西津渡街不同，是中西合璧的“大杂烩”。这时一路没吭声的杨森吊起嗓子说：“找到作案第一现场很重要，像广肇公所没窗子，又大门紧闭，很像杀人分尸第一现场。——毕竟拎这么重箱子，不可能走很远。”

姬家兄弟鼻子哼一声，只有同样默不吭声跟后面的慕容楚楚在洗耳恭听。到广肇公所门口时她失声惊叫，吓他们一跳，原来

“长鱼洞”似的鞋跟印重新出现，到广肇公所门前消失。

杨森没立即敲门，只是拿起一把做作业用的小木尺蹲下给圆洞量直径，边量边说：“柯南道尔有句名言：‘你在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由于你的工作，刑事侦查几乎成为一门精密科学。’当然他是借书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口说。——不量不知道，越量越不像高跟鞋鞋跟，倒像高跷印子。”

“天方夜谭，还拎一只柳条箱呢。”姬重庆大笑不止。

“要不是拄拐杖的男人，或者是一个怪物。”杨森边收木尺边搔头皮。

“福尔摩斯常用放大镜和钢尺破案。——像你用木尺破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慕容楚楚笑跟一句，看来她也是“福尔摩斯迷”。

他们话说得响亮，广肇公所的门却始终紧闭，像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也难怪，这家广东肇庆同业公所，平时进出的都是大老板，不会为这帮“小把戏”开门，他们也不敢造次地拍门追下去，先回西津渡街。姬重华不信警察破不了的案，杨森毛孩子一个能侦破。杨森正得意地领慕容楚楚看他家杂货店时，他心一激灵，发现凶手正是他们杨家人，所谓高跟鞋印和高跷印不过是杨森布的迷魂阵。杨家的杂货架上清清楚楚地摆着一只柳条箱，和装尸块的柳条箱一模一样。他当时怎么都想不通，这么小的箱子，竟放得下一具无头无四肢的女胴体。

姬重华想着，干脆拿站在货架旁的慕容楚楚对照，琢磨去掉她头颅和四肢后，丰腴的身子是否能放进小巧的柳条箱。

烈日炎炎的午后，只有老榕树上的蝉在唧唧嘶叫。姬重华看着她，忽然产生想把她纤细上身包容进自己日益宽厚的胸脯中的强烈欲望。

“杨伯母，这柳条箱卖过几只？”慕容楚楚口齿伶俐问。她已转

过身，站在柜台前打量柳条箱。

“……不是我吹，这种柳条箱就我家有，再找不到别人家有卖。”杨森胖得流油的老娘过来，把个泼浪鼓似的胸脯晃动着。

“我看了几家店，就你家有这种柳条箱卖。”慕容楚楚看一眼一脸沮丧的杨森，面带微笑。

“我专门从扬中批来的。”杨森妈妈更加得意，眉开眼笑地拉过椅子一屁股坐下，跷起又白又肥的大腿，“我统共进过三只，卖得只剩一只了。”

“记得那两只什么人买的？”姬重庆也追问。

“记得记得，是个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漂漂亮亮。——她一下买了两只，连价钱都没还。”

姬重华颇失望，本希望杨森家犯事。要知道这街上的人，不知被杨家赚了多少钱，才把杨森妈妈养得像肥猪。特别是姬重华始终认为自己妈妈是被杨家正对着自己家门的烟囱克死，邻居们都这么说。杨家用开杂货店赚的钱，把平房翻成楼房，那害人不浅的烟囱依然保留，愁得他过年都心惴惴，生怕新一年父亲会出事，总想夜里爬上去推倒。只是姬家人有文化，妈妈生前是中学教师，爸爸也曾是日侨办的燧生火柴厂襄理，不像杨森家是江北船民登岸，才没像别人那样，在门正上方挂“照妖镜”，把晦气反射回杨家。但他也不是无所作为，爸爸失业后，眼看维持姬家生计的顶梁柱摇摇欲倒，他找一颗镜面模样的小图钉，趁没人时往门楣上一钉，照样把霉气反射回去。这招神不知鬼不觉，已初见成效，不但爸爸很快在“无敌厂”谋到差，而且让杨森家失了一次火，只可惜有惊无险。

尽管心定很多，他还是睡梦中常怕醒，生怕眼角已爬满鱼尾纹的父亲会因杨家烟囱发生意外，像妈妈当年横遭车祸，姬家算彻底

败了。别说自己想当巴金、曹禺这样的小说家、剧作家，哥哥想当本市五条街出生，现任省建设委员会委员，时下正在杭州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似的桥梁专家，怕是连饭都吃不上，只能乞丐似的沿街要饭度日。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杨森一拍脑门，猛地嚷道。见大家紧盯他看，更是很有把握说：“是情杀案！——凶手真是女的，一个漂亮姑娘，一个大户人家女儿，我们都认识。啊呀，我越想越肯定是她，对了，正是她买走两只柳条箱，就是两个月前的礼拜天。”

2

姬重华目瞪口呆。凶手是大户人家女儿，还都认识，只有眼前的慕容楚楚。

“自己没开窍，还‘情杀案’呢，怕是看福尔摩斯探案，看得走火入魔！”姬重庆看慕容楚楚脸色不自然，不得不和缓气氛，一本正经对杨森说：“你说‘情杀案’凶手是谁，这就抓她领赏？”

杨森卖关子：“暂时不要打草惊蛇。——等明天回校拿小学毕业证书，我会把证据拿出来，再抓她不迟。”

“我也去。”慕容楚楚听了，颇有点夸张地雀跃，像要证明自己不是凶手。

姬重华望着她因兴奋变得艳若桃李的脸，觉得她真是凶手都不可怕。看她打声招呼就急急走了，还不能不产生怀疑：她从此畏罪潜逃？

想像凶手是一个漂亮姑娘，和慕容楚楚一样可爱，他在想像和推理的兴奋中熬过一天，迎来了小学毕业典礼。

穆源小学请来了镇江抗日救亡演出队，合搞一次演出和演讲大会，还特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作抗日演讲。

杨森终于开了金口，说凶手是自己的班主任白洁，家住广肇公所，办公室还摆着另一只柳条箱。

姬重华当即去看，柳条箱真是一模一样。太难想像这位养在

深闺，刚当老师不久的女孩，会是杀人分尸凶手。她更像中学女生，特别是夏天早上上班时，总在上课铃响时匆匆跑进校门，纤细的颈脖上沾着胡乱抹上的很不均匀的白色痱子粉，脸上更印着很深的凉席压痕，举手投足充满孩子气。“如果她能把别人的头割下来，就是现在把我头割下来，我也会说一千个一万个不信。”姬重华激动道，“我杀过鸡，割下鸡头都难，她有这么大劲嘛！”

杨森耸了耸肩：“她家就住广肇公所，那天高跟鞋印就在门口消失。两只柳条箱也是她买的，用了一只，还剩一只。现在就到广肇公所搜查好不好？”

“我爸说过，两广商人喜欢大门紧闭，不愿让人家看到室内。”姬重华根本不信，忍不住冲杨森一句：“我怀疑你是凶手呢，也许你家进了不止三只柳条箱，想嫁祸于她。”说得杨森当即闭嘴，想必也觉得应该保护老师名誉。

姬重华班主任是老学究，教算术课。天生排斥数字的他，没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他也对老师没太多好感。毕业证书一到手，就脚底抹油溜到隔壁班上去找陈怀国、杨森。看他们是假，看他们的白洁老师是真。不知怎么的，他现在就喜欢看这位刚从师范毕业的漂亮老师，杨森竟说她有杀人分尸嫌疑。

白洁老师人如其名，脸皮白白净净。加上脸蛋饱饱，腮帮鼓鼓，衬得嘴唇红得诱人，让人总想吃樱桃似的生生咬一口。他记得父亲说过，白老师天生福相，只是不知谁有艳福娶她。

白洁跟学生们一起趴课桌上讨论考题，不细瞧根本看不出她是老师。他却想看她手掌，看是不是有杀人分尸后留下的老茧。自己过年时拿菜刀切过一块老母猪肉，手上起泡后长出的茧子到现在都没褪。

姬重华凑近看，才知道是迂夫子陈怀国在为大考作文题在向

白老师要求补分。他从小缺乏想像力，只是由于有个当赈济局长的伯父陈斯白，让他哥哥陈怀民参加了空军第四大队，才让他想入非非地要当飞机设计师。

穆源小学是回民学校。镇江回民多，大多姓杨、马、童，偏偏杨森不是“回子”，陈怀国却是。这些回民多为精明过人的阿拉伯人后代，长着一脸的络腮胡须。陈怀国尚小，长不长大胡子还看不出，不过他对阿拉伯数字倒算得透精，好像飞机设计师非他莫属，才敢为这篇“我的理想是当飞机设计师”的作文题要白老师补分。

他从陈怀国和同学们脑袋缝中看去，正看见白洁蕾丝花边领口里的一抹酥胸。因为趴伏讲台上给陈怀国点评作文，让他正好从张开的领口里欣赏她嫩得像煮熟鸡蛋白似的乳沟。

姬重华不懂自己为什么越来越爱看女人。更奇怪物质上越过越匮乏，精神上却越过越有滋味。西津渡街不通自来水，只好很多人家合用一口公井，这也让他从中发现美好和乐趣，挖掘出有自来水人家都感受不到的兴奋点。有道是“破窑出好碗”，那天他无意中发发现，原本很不起眼的姚兰仿佛一夜初长成，在井栏边弯腰向上拎水时，半新不旧的草绿色女童子军军服的领口里，竟像模像样地有了一痕乳沟。他立马变得不再懒得到公井边打水了，有事没事地总围着井沿转，就为看到女孩们弯腰打水时煞有介事露出的小乳房。一时间只恨公井怎么不挖在自己家门口，让自己有空就在井台边偷偷摸摸地看个够。

这时趴在桌上的同学挡住她视线，让他大胆而贪婪地欣赏。正担心被其他同学发现，眼光躲闪不定时，一个身影迅疾跳来，在他屁股上猛拍一把，拍得他魂飞魄散。没看清谁时，身影已将伏案的同学屁股一路拍过去，最终拍到了白洁屁股。白洁失声尖叫。杨森这才发现自己竟拍到老师屁股上，吓得赶紧落荒而逃。